

# 卷五十四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法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41 五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四

刑法部 刑法

刑法

爾雅曰律法也

又律法銓也

易坎卦主法律銓衡輕重也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

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

又曰法者

所以與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

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天地之

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

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

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

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

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

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安不安樂



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矣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事澗鄒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比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及已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慎子曰堯為匹夫不能鄰家至西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漢書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摭撫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 又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修三尺法以三尺簡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書法律也

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今當時為是何古之法 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傳古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使平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楊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勅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白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報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關選多無樂者謂便郎補千戶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十程為寸 楊雄劇秦美新論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也律金玉當珍之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偽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風俗通曰咎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

著于甲令天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加祿賜 **■**周庾信正且上司憲詩曰詰且啓門欄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鳥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慮薄報恩難放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乘蓮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舍控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肯正以從邪我没世而是尤敷賢賜以為效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效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槁朽木兮難抽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賡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已振

民不敢欺 後漢李尤鞠城銘曰貞鞠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  
當建長立平其列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  
然況乎執機人魏陳王曹植黃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  
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自世  
閒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  
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矣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况於人乎唯無深瑕濇  
釁隱過匪憊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鴛不如養一驢 又曰穀鴛養虎太  
無益也乃知韓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  
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  
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  
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  
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司其覽  
之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

仁違自察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  
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  
深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  
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  
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  
舉之此之謂也 漢張敞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夏  
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羗虜以破  
來春必之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  
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  
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  
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刑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宛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魏傳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

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割之制至於鑿顛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爲非谷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閭也不識事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激楚可以陵詔武耶斯不足復難矣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制墨劓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者多能殺以止殺爲惡縱寡積而不已將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不寧急積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是宜假令寡民稀止禁刑書鞭杖爲治也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出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并重辟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



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衍禡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爲永制

晉盧謚理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開塞典刑不明則人情歷措開塞之慎則逆節滋萌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東皇帝擾攘之際值群臣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王彌授首於河南呂朗面縛於滎陽社稷克寧鑿輿反旆奉迎之勳琨效忠之一驗也琨授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荆棘茂於街里豺狼居於府舍旣無白踐里楯之卒又無衛文共勝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會遭京都失守孝懷版蕩群逆縱逸充斥王畿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

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於誅遂乃鞠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征西討以喪氣之衆當天下嚴敵蟻虱生於甲冑鷲雀巢於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勒且得據其心腹琨破家爲國之二驗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今南北萬里若人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夫遇害知匹礪必有禍心唯恨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上日慷慨動於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道言城郢古人稱之以爲忠貞琨匪躬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礪之狹謀踴躍一隅無以自展精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尚殷而使殊俗疆國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也伏惟陛下以淑聖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琨受害悲哀冤痛已甚也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寤王上之懷

晉殷仲文罪繫解尚書表曰臣聞洪波振壑

川無活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寔非所敢論栢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於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紓一戮於微命由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後引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政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慙宋傅亮爲劉毅軍敗自解表曰遂今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地翦毒醜類宵遁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其微墨偏私之譏既彰民聽况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宋趙伯符以息舊犯罪乞解侍中讓軍表曰臣識慙羊媼慮闕日殫效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而無宜復管司喉唇

作統連率

齊孔稚珪上新定法律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馭

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惠績應魏閣則臯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括之相接矣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鞞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行成市疑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剝斮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漢杜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千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告不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已亡者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關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都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馮野王之罪在未制賞罰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固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廼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教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俊上書曰臣幸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肉爛所報萬一 魏鍾繇上書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

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限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弊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管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試行之斯民永濟 晉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民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犯重亡者髡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如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殺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愛暴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

賊盜不禁聖主制肉刑還有深理其事所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之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卹不流離於塗路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刑殘不為虐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晉杜豫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鐘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頊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典常之妙鑒而任微文之直準非聖有殊

所遇異也今論時執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晉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亡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難思在斷之為難是以子皇行戮刑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為邊成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為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收園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猾密邇姦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遁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

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 **啓** 梁簡文帝啓  
 囚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  
 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  
 輕囚助充使役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王科重  
 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為永準 又謝邵  
 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  
 乖曹議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誠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  
 龍言 梁任昉為王金紫謝齊武帝未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業  
 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  
 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  
 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  
 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  
 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  
 之法解疑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

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絜敢觸嚴網右趾鉄繫事允法科  
 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有愧前達 晉  
 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事心是故閑  
 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  
 斷刑罰以威其涇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住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  
 以懲於書而微倖以成之不可為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  
 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茲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晉** 杜豫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為用 晉張斐  
 律序曰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 又曰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  
 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論** 魏丁儀刑禮論曰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

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為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為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通亡之法懼彼為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已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為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

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魏曹叡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

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為之惟明察其用則曰

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又曰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

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

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

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

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  
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為惡之  
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  
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與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  
舍死析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為之不樂在  
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  
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曰覽衆所抵精思構微迭為先後文若榮繁翻

然相反豈彼繫未存厥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覈彛倫而刑禮之旨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與國濟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速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王者去彼而適此為生而於彼為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為死而於彼為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己以與人是刑加於己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己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己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五

雜文部一 經典 談講 讀書 史傳 集序

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材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玉法若孔子者聖而不至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玉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唯堯典存禮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䟽通知遠書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 潔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說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尚書璇璣鈴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 楊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漢書曰昔宓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